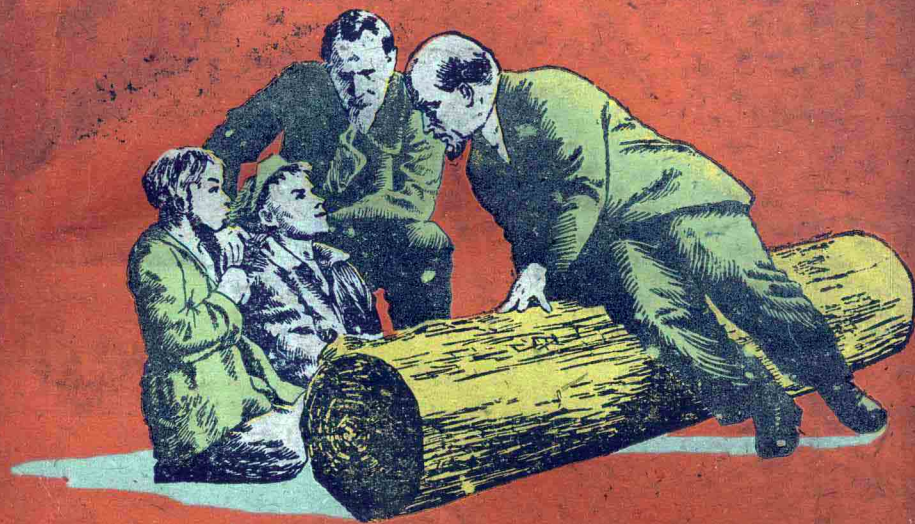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〔苏联〕米·沙特罗夫

革命的新生一代

GEMING DE XINSHENG YI DAI

(以革命的名义)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〔苏联〕米·沙特罗夫

革命的新生一代

侯华甫译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剧本是苏联青年剧作家米·沙特罗夫創作的。在紀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全苏戏剧节，荣获一等奖。这个剧本描写了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以后 1918 年的情形。当时帝国主义勾結了国内的反革命力量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，企图扼杀年輕的苏維埃政权。苏联人民在列宁的领导下，和国内外敌人艰苦作战，保卫了社会主义祖国。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光輝形象，表現了他們对年輕一代的关怀和热爱。

ИМЕНЕМ РЕВОЛЮЦИИ

Испис 1958

革 命 的 新 生 一 代

米·沙特罗夫著

侯 华 甫 譯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书号：譯4020 (高、初中)

开本 787×1092 1/28 印張 4 1/7 插頁 2 字數 78,000

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5,500

統一書号：R10024·2383

定价：(4) 0.28 元

人 物 表

列宁

捷尔任斯基

薩維列夫——紅軍战士。

瓦夏 十二岁 }
彼嘉 十 岁 } 薩維列夫的儿子。

亚什卡——流浪儿。

謝尼亚——契卡。

戈魯貝夫——契卡。

格拉莎——戈魯貝夫的妻子。

冬妮婭——他們的女儿，青年工人联盟的支部書記。

任尼雅 }
波里斯 } 青年工人联盟盟員。
斯捷潘 }

罗曼諾夫斯基(假名斯托罗热夫和米尔尼柯夫) }
馬 里 宁(假名克拉夫超夫) } 右翼社会革命党黨員。

亚尔采夫——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偵查員，其实他是暗藏特务。

卡明斯卡婭——別墅的女主人，沒落階級。

別洛夫——捷尔任斯基的秘书。

列宁的女秘书

柯崗——老裁縫，謝尼亞的父亲。

律师

律师太太

女小販

拿手杖的老头

事件发生在 1918 年。

第一幕

第一場

1918年8月。俄罗斯中部地区一个没没无闻的小车站。一座破旧的房子，那就是车站。木板钉的站台。栅栏有扇门。小园子。夜晚，刮着风。站台上旅客，这是些为了生活，偶然到这儿来的人。其中有拿着行军袋的老裁缝柯崗。他旁边坐着律师太太，再就是一个浑身鼓鼓囊囊的女小贩：她的裙子和短上衣里面藏满了东西。一个肩上背着麻袋的高个子男人在站台上踱来踱去。他是罗曼諾夫斯基。他脸上有一道显眼的刀疤。他有时停下来，听听坐在长凳上的人们的谈话。远处传来了枪声。

律师太太 （哆嗦着）看样子，又打枪了……

柯崗 （严肃地）眼前还有什么地方不打枪呢？

女小贩 那是“黑杰克”匪帮……他们昨几个烧掉了尼柯尔斯克村，离开这儿只有三、四里路……

律师太太 我的天呀，但愿火车来得比他们早！

柯崗 您甭操心，火车呀，准比他们到得晚。

律师太太 要是落到他们手里，那可真是命了！

柯崗 呵！我跟您說，老头儿可不大經得起革命哇。要是在这个討厭的小車站再蹲上一天一夜，那我甭想再到哪儿去啦：人家准会把我象扛死人一样地扛走……不过我得問問您：我們斗争是为的什么？为了让火車停也不停就打身边开过去嗎？

女小販 斗争为的什么？为的就是眼下碰到的事唄！

柯崗 謝謝您。苏維埃政权在关心什么？我的謝尼亞也在苏維埃政权里当差，可我非跟他鬧一家伙不可，这您就相信啦。这邦討厭鬼干嗎不在小站上停車呢？人民委员会有过不停車的命令嗎？你們見到过嗎？我也沒見過。我这就去把我們体面人的心里話告訴那个报务員……（走进屋子。）

女小販 我的老天呀，这就是我們的生活啊！完全不是做买卖的生活……契卡还在莫斯科橫行霸道，真是一伙强盜……一看见你拿着点什么东西，就馬上揪住胸脯，把你带进魯賓卡大街的办事处……他們那儿有个大官……可这个大个子，（冲着罗曼諾夫斯基那边点了点头）我看他总是在注意我們……我觉得他准是什么密探……（轉向律師太太）听我說，你有金子嗎？我可以拿半圈香腸換你一只戒子……

律師太太 別来纏我！

女小販 （生气地）你瞧，摆臭架子啦，該死的知識分子……

律師和柯崗从屋里走出来。

律師 火車就要到了，不过是最后一班的……南方鬧着霍乱，可周圍又有杜得柯夫（注）头領的人。

律師太太 我的上帝呀，我們在莫斯科会遇到什么？我們干嗎来呢？

~~~~~  
〔注〕 即杜托夫（1864—1921）。帝俄时代的軍官，白卫匪軍首領。

律師 別那麼神經質的！不是時候！

女小販 說得對，真是好先生！（從麻袋里取出一瓶私釀的白酒）也許您累了吧，喝幾口，好嗎？男人長得可真不賴，怕是跟這個女妖精磨蹭了？喝吧……

律師 說話可得體面些，您又不是在市場上！

女小販 少說些吧！（端起酒來）革命以前，我們聽你們的那一套！現在我捎的貨說不定够半個莫斯科吃喝的，我還來聽你的嗎！一到莫斯科，恐怕你也得跑來向我打躬作揖吶……

律師太太 我求求您別朝着我呼氣！

女小販（憤火地）公民們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老百姓連透氣都不讓啦！

柯崗 太太，別激動。朝着我呼氣好了，我不反對。

律師太太 我的上帝呀！附近就有土匪，可您還在找人家斗嘴。

女小販什麼也不回答，自顧吃着。

律師 在土匪和“同志”之間，我可看不出什麼區別！不管他們哪一方面，都會把我們鬧得亡國滅種。我一輩子庇護罪犯，但要是有人建議我庇護這幫傢伙，那我一定拒絕！人道主義也是有限度的！他們剝奪了我的財產，這我能够原諒！他們不給我面包吃，這我也準備原諒！但他們踐踏我的靈魂，那我可決不原諒！叫他們別痴心妄想吧！

柯崗 律師先生，我看您是個見多識廣的人，可我怕他們會忘了來向我道歉。我可以偷偷告訴您，這次我出門這麼不痛快，我甚至不指望我兒子謝尼亞會來向我賠不是。哼！一句話，孩子算什麼？養兒防老。可是等到他們有一天要來報答你養育之恩時，你已經埋在

坟墓里了。

律师 您儿子在莫斯科嗎？

柯崗 小儿子謝尼亞在莫斯科，大儿子格里沙已經不在了。1913年，他跟一个同志逃出了土魯罕斯克。后来他們淹死啦，淹死在西伯利亚一条叫叶尼塞的大河里。那个同志的父亲是工人；他带走了謝尼亞，在工厂里給他找了个差使。沒过多久，我就收到一封信：謝尼亞得了咳嗽病，我給他捎去了一点猪油。一个月以前，他托人給我带来了这么个行軍袋。您看一看。一个人有这样的行軍袋，那我敢对您說，他一定生活得不賴！我懂得生活啊。不过他也真叫人发笑！我要这个行軍袋干嗎呢？我是斯科別列夫〔注〕將軍？或者是日托米尔的警察局长？我把他寄来的信就放在这里。（对女小販）要是您到过莫斯科，那您八成知道他：謝尼亞·柯崗，他穿的是靴子，还留着蓬松的头发。（做出样子）喏，就象这个样子……

女小販 怎么，我得把所有的顾客都記住嗎？沒碰見過。

柯崗 奇怪！我相信那儿的人都認識他。不过您放心。一到莫斯科，我一定让您認識他。他在一条叫魯賓卡的大街上工作……

女小販 我的媽呀！（拎起貨色就奔进了院子。）

柯崗 怎么回事？出了什么事啦？

律师 （兴奋地）不，不……我聽得很滿意。

律师太太 （激动地）謝尔盖喜欢开开玩笑。他是个社交界不可少的人哩。

您听見吧，人家剝夺了他的財產！哈哈！我們总是放弃极有用的

---

〔注〕 斯科別列夫（1848—1882）俄罗斯軍隊的將領。

东西……

**柯崗** 甬担心，我告訴謝尼亞，說你們是跟我同路的，他准能給你們住的地方。

**律師** 謝謝，謝謝您……在路上碰見您这样富有同情心的人，真叫人高兴……但我不敢麻煩您，占用您儿子給国家办事的时间……我的上帝，这儿多么悶气……我們到园子里去……（扶起妻子，很快地走开。）

**律師太太的声音** 为了你这張嘴，我們差一点沒落在契卡的手里！他是偵探哇！

**柯崗** 我觉得他們不大愿意認識我們的謝尼亞。（走进屋去。）

罗曼諾夫斯基看看表。他在等什么。响起了脚步声，来的是馬里宁。他是知識分子打扮，戴着夹鼻眼鏡。他走过罗曼諾夫斯基的身旁，端詳着。

**馬里宁** 对不起，現在几点钟？

**罗曼諾夫斯基** 我的表停了。

**馬里宁** 真抱歉。我的也停了。

**罗曼諾夫斯基** 得修理一下啦。

**馬里宁** 我看在莫斯科是能找到出色的修表专家的……

**罗曼諾夫斯基** 您好……呵……

**馬里宁** 我叫馬里宁……

**罗曼諾夫斯基** 不，您叫克拉夫超夫……这就是您的新身份证。

**馬里宁** 請原諒。（接过証件，讀）克拉夫超夫……这样……明白啦……您貴姓？

**罗曼諾夫斯基** 三天以前是罗曼諾夫斯基。現在是斯托罗热夫，送粮食給餓肚子的家里人。我跟您是在路上偶然碰到的……

**馬里宁** 我們是一路的。稍等一会儿，我得熟悉一下自己的履历……

（讀道）“生于 1870 年 12 月 12 日……”这么說，是四十八岁……亲爱的……对不起，我算是个什么样的医生呢？

**罗曼諾夫斯基** 我也不是个工人。

**馬里宁** 問題不在这里。扮医生我是行的……可是万一有人要我看病，露了馬脚呢？馬上就会把我逮捕起来！

**罗曼諾夫斯基** 没关系，大夫，别急躁……瞧，这是您的手提包，里面放着各种各样沒用的医疗用具……吃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契卡在靠近莫斯科的地方搜查火車，說不定，我們还得安步当車哩……

**馬里宁** 准备了一些……在莫斯科的任务，是粮仓？

**罗曼諾夫斯基** 您也太沒能耐啦……粮仓非炸上天不可……我們要把“同志們”統統餓死……接头地点是革命思想出版社，或是沃罗任斯克胡同五号大楼十二号房間。那儿有个叫亚尔采夫的在等我們。他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干部，不过是我們的人。上面对他很信任。所有的綫索都掌握在他手里。

**馬里宁** 他打进了全俄肃反委员会啦？真行！亚尔采夫，这是他的真姓嗎？

**罗曼諾夫斯基** 我不認識他……

**馬里宁** 我認識一个亚尔采夫，是我們的黨員。有人来了……

**罗曼諾夫斯基** 您知道，可敬的先生，我等了两两天两夜的火車。車子总是不停，馬上就……

**馬里宁** 甬着急，同志……我想，我們今天准能上路。

罗曼諾夫斯基和馬里宁下。薩維列夫和他两个儿子瓦夏和彼嘉上。瓦夏和彼嘉

背着袋子，薩維列夫拿着步槍。

薩維列夫（哼着歌曲）总算到了。唱唱歌，事情就好办得多。累了嗎？

瓦夏 不，我还可以走这么多路，彼嘉可累坏啦！

彼嘉（生气地）你可真聪明，啊？我走得过你，比你强得多呐！

薩維列夫 得啦，孩子們，得啦……我們就在这儿歇一会儿……（坐到长凳上，从孩子們身上取下袋子）喂，彼嘉，坐下。（讓彼嘉坐下）瓦夏，瞧瞧他的鞋子，大概磨坏了吧？

瓦夏（看了看）不要紧，还能凑合一陣子。

薩維列夫 到莫斯科，孩子，到莫斯科再說。我到那儿給你們买两双挺好的靴子。

彼嘉 爸爸，让我来拿一会儿火枪……

瓦夏 这不是火枪，是1891年式的三英分口徑的步槍。

薩維列夫 說得对，孩子，火枪是打狐狸和兔子用的。可我們要打更大的野兽。火枪就不頂用啦……

彼嘉 对……在車庫里干活的瓦西亚大叔只有一枝火枪，也許这才让白匪給抓了去的……爸爸，他們干嗎杀了他？因为他是布尔什維克，是嗎？

薩維列夫 是的，孩子，是这个道理。

彼嘉 可你也是布尔什維克，不是嗎？

薩維列夫 甭害怕，彼嘉，打你爸爸的子彈还没造出来呢。瓦夏，对不？真是的……我們还要一块儿建設光明的社会主义王国呐。我还干我的机床活，可瓦夏，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
瓦夏 我嗎？不知道……我什么都想……多讀点书……或者象书里写

的那樣，當個水手……

**薩維列夫**（小聲唱）“飄洋過海，乘風破浪，今天這裡，明天那方……”

**瓦夏** 也許我跟你一樣，也到車庫里去造火車頭……

**薩維列夫** 說得對。說不定還申請入黨哩。我們一塊兒鎮壓反革命。

**彼嘉** 我將來要在商店里賣白面包，用篩過的面粉做的……可好吃哩！

**薩維列夫** 可惜我們再也見不到你們的媽媽了……她啥也見不到啦。

**瓦夏** 爸爸，你可別給我們另外找個媽媽，好嗎？

**薩維列夫** 不找，我不找。我們在一起不是很好嗎？

**彼嘉** 一點不錯，就可惜……

**薩維列夫** 沒關係，孩子，沒關係，應當熬一熬。你到底不是個小姑娘  
哇……你們坐一会儿，我去打听一下火車……（走進屋子。）

**彼嘉** 我們吃點東西好嗎？

**瓦夏**（關心地）肚子餓了？這就吃吧。（解開袋子。）

**彼嘉** 瓦夏，瓦夏，給我那一塊行嗎？

**瓦夏** 為什麼？

**彼嘉** 你捨不得是不是？我小……（開始吃）我真想吃白面做的。你呢？  
遠方有槍聲。

瓦夏，你不害怕嗎？我也不害怕，不過有點吓人。

**瓦夏** 別怕。看，天亮了。可以看書啦。（取出一張報紙。）

**彼嘉** 瓦夏，瓦夏，你不吃個雞蛋……

**瓦夏** 干嗎？

**彼嘉** 助理醫生跟爸爸說過，夜里不能吃。要不，肚子就會脹疼的。

**瓦夏** 撒謊……

彼嘉 自己去問問……吃的时候，还应当喝点水……

瓦夏 得啦……（攔起鸡蛋，准备讀报。）

彼嘉 这报是直接打莫斯科来的嗎？

瓦夏 唔……老早的。还是夏天剛到的时候的。

彼嘉 讀起来有趣嗎？

瓦夏 有趣。爸爸也想教你識字哩……

彼嘉 我不干……应当保护眼睛……帕霍姆爷爷就是因为多看书才瞎了眼……我也是这样，一看书，眼睛就直冒星星。

瓦夏 这下子謊撒得更大啦……

彼嘉 你打算讀什么？

瓦夏 （慢慢地讀）“論饥荒。致彼得堡工人的信”。列宁写的。

彼嘉 瓦夏，可你知道列宁是什么样的？

瓦夏 知道，你別搗乱……

彼嘉 你什么也不知道。这根本不是一个人，不过是个名称……只要是书，那准是列宁，沒錯。

瓦夏 胡謔些什么呀？

彼嘉 一点不假……爸爸有一大麻袋的书……上面都印着：列宁。

瓦夏 要是你能知道……（突然不作声了）彼嘉，怎么的，你在吃鸡蛋啦？

彼嘉 怎么啦？你打算叫它发臭嗎？

瓦夏 呵，原来是这样！（揮手做打人的姿勢。）

彼嘉 瓦夏，打枪哩……

瓦夏 在哪儿？（細听）没什么，远着呐……好吧，現在瞧我的顏色，你什么吃的也甯想再弄到手，……这样的小鬼我是清楚的……

女小販（從柵欄門里向外張望）喂，小家伙……看見一個大胡子老头沒有？  
瓦夏 沒有。

女小販 真是個該死的东西，但愿他滾得遠遠的……莫斯科還沒到，可已經把我嚇得心驚肉跳了……我的天呀……

彼嘉（看見了女小販手里的面包）哦，大嬸，您有白面包，是吧？

女小販 唔，唔，甭想打什麼主意，你們這號子要飯的，眼前有的是。

瓦夏 我們是哪一號要飯的？你瞎了眼睛還是咋的？我們從來沒要過飯，以後也不會要！

女小販 小家伙，誰也不能保證說不會坐牢或者要飯……

彼嘉 我們不想問您要，只是拿東西換……瞧，小刀子，喜歡嗎？

女小販把小刀子拿過來默然地端詳了一下，把面包塞給彼嘉，下。流浪兒亞什卡突然象貓一樣輕巧、靈活地跳過柵欄。他穿着一身引人注目的破衣服，手里拿着一捆書和一個木匙子。

亞什卡 小鬼，舉起手來！別動，槍一響，你就動不了啦……

瓦夏（遮住彼嘉，伸出拳頭）看見這個嗎？

亞什卡 看見啦，不過看不出是什麼東西……你們到哪儿去？

瓦夏 到莫斯科去……

亞什卡 光你們兩個？

彼嘉 跟我爸爸一起。他有步槍，懂嗎？

亞什卡 啊呀，可把我嚇死啦！他是紅軍，是嗎？媽媽在哪儿？

瓦夏 得傷寒死了，現在到教母那儿去……你怎麼這樣快活？

亞什卡 打養下來就快活，現在還是這樣快活……我看來真的很快活嗎？

彼嘉 难道不是嗎？你姓什么叫什么？

亞什卡 名字有，姓沒了！在家里叫亞什卡，在这里叫“火花”。依我看，你是識字的，在讀报嘛。您知道，世界上第一个女人是誰？

彼嘉 不知道……

亞什卡 我也不知道。現在讓我們問一問这座森林，他准能回答。（大声地喊）誰是第一个女娃娃？

回声傳来了：“……甯娃。”

你們听到了，夏娃（注）……（喊）主人在家？

回声傳来了：“……在家。”

听见嗎，在家，可以到他那儿喝茶吃面包去啦。得啦，玩笑归玩笑，肚子里还空空的。分点面包行嗎？

彼嘉 自己还嫌少哩……

瓦夏 可以給你一点儿……

亞什卡 我要是弄到什么，你們想拿一份嗎？

彼嘉 想……

亞什卡 园子里坐着一个胖大嬸，大口袋小口袋帶了不少。看她臉相很厚道，說不定会分点东西給我。（飞快地跃进柵栏，不見了。）

車站的窗口里出現了薩維列夫。

薩維列夫 瓦夏，到这儿来……沒冻僵嗎？

瓦夏和彼嘉走近窗口。

瓦夏 沒有……

薩維列夫 火車馬上就到，我这就出来……

（注）照聖經上說，世界上第一个男人是亞当，第一个女人是夏娃。

孩子們回到長凳旁。亞什卡上，他手里拿着一塊豬油，包在一塊色澤鮮艷的头巾里。

**亞什卡** 喜歡豬油嗎？

**彼嘉**（滑頭地）分給你的？

**亞什卡** 嗯，她說，拿吧，我還有哩。

**彼嘉**（看見亞什卡手里拿着小刀）這是我們的小刀！我把它換了面包！

**亞什卡** 別着急，等切完豬油，我再還給她……

**瓦夏** 你干嗎分成四份？我們是三個人……

**亞什卡** 四個人。這一份還給大嬸。

**彼嘉** 難道把東西偷來，是為了再還給人家嗎？

**亞什卡** 也許人家不這麼偷東西，可我是自學的。

**瓦夏** 你到哪儿去？莫斯科？

**亞什卡** 現在是到莫斯科去，然後我想到熱帶去……聽見過這樣的地方嗎？

**彼嘉** 沒有……熱帶在哪儿？

**亞什卡** 遠着哩！嘿，那兒的生活可美吶！非常暖和！人人相親相愛，不愁吃喝。到處是歌聲，個個吃得飽飽的，什麼都是大家共分。

**彼嘉**（懷疑地）人家讓你去嗎？

**亞什卡** 干嗎不讓？我會唱歌……（輕聲地唱起來。）

有個孩子住在河那面，

從小不知道爹和娘，

快得象陣風，自由得象只鳥兒樣，

他小聲地把歌唱：

熱帶的國家啊！熱帶的國家啊！